



免電義工札記

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

四個月後回家

從沒有冬天的國度起程，甫下飛機就感受到香港濕冷的威力。落地玻璃上掛著的雨珠彷彿通通滲進毛孔裏，伴隨著乘 red-eye flight 而來口腫臉腫又暈的後遺症和 schedule 裏排著隊等待處理的事，這個城市問好的方式一如以往的充滿效率。

緬甸鎖國數十年，國家面貌鮮為人知。直至五年前全面開放後，豐富的自然資源加上龐大的發展潛力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外商注資。至於在旅者的眼中，緬甸人因甚少接觸外來文化，皆善良純樸，其獨特的風俗傳統亦得以保存，猶如璞玉渾金。緬甸是一只千色鳥，模樣變化多端。而事實上，仰光的一切與我抵埗時已然不同。能夠親身感受經濟起飛，政治及社會制度歷史性改革一刻的機會難得，驅使我選擇緬甸作為我義務工作的地點。

旱季大概因為還在堵車的路上所以遲大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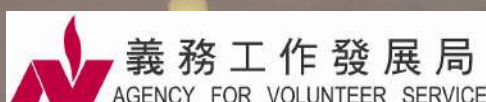
初時緬甸尚在雨季之中，潮濕酷熱，日落前陽光毒辣灼熱皮膚，逼得人汗水直流。今年旱季遲來，十一月後白晝天涼好個秋，入黑後卻寒氣漸長，薄被一張還不得好眠。唯一每日每夜準時報到的是各式各樣的小昆蟲，在我手中（或在殺蟲劑下）一命嗚呼的品種不堪細數，林林總總大概能編成小百科。仰光基本上一天到晚都在交通擠塞。上下班都打算準時間，不然又不知要在車龍中虛度多少光陰。而這裡的公車牌號和目的地都以緬文標記，公車站亦多只停於大路旁邊，故外國人大多依賴以二手車改裝而成的的士往來市內各處。留緬的最後一星期，做足了功課，硬是將站名的緬文讀音背下來，終於熟習如何乘公車從辦公室回家。畢竟四個月下來，勉強也能算作了解常到的 township 的路況和行車方向。

下頁▶



出左半斤力想話攤番足八兩

關於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義務工作的日常，大部份人會因為名字想像我們每天如臨大敵箭拔弩張。但事實恰好相反，我們更常與文件打交道，更注重 agencies 間的合作和溝通。計劃背後與各方的郵件往來一般經歷協調、等待、婉拒、修改、再等待、口頭確認，然後會交送財務部和行政部作審批及書面確認。當然，間或會有阻礙又甚至事到最後關頭才出岔子，那就可能需要再經歷一次以上過程，直到計劃板上釘釘才算事成。這一去得以月計，一點一滴聚沙成塔才造就聯合國在緬甸紮根近七十年碩果累累的基業。香港的節奏在這裏大多不太管用。有時就便是急著了也不見得對方一時三刻能回函，而他恰巧可能就是整個規劃的關鍵。最重要的齒輪不轉，再有用的機器也只能停擺。



張讓女士說每個地方的真實只能用生活之眼捕捉，不能用旅者之眼觀看確實沒錯。異地生活雖不是老生常談，但本地大學生申請交流，又或是工作假期的目的地多為歐州、澳州和北美州等國家，與香港的發展步伐可謂異曲同工。在緬甸生活遊歷，盡是道不完的深刻回憶：或花心思探索仰光盤根錯節的大路小路和躲藏於巷弄裏頭的老饕食堂；或於蒲甘乘搭熱氣球居高臨下，盡見平原上上萬個寶塔佛寺；或頂著預料之外的寒風乘顛簸的農夫車直奔東枝，於山頂逛熱氣球園遊會。煙花盛放，近得彷彿伸手可及。放眼過去整個山頭都是遊人，熱鬧境況難得。除此以外，緬甸最為人樂道的是純淨的日出日落。大金石上的、維桑海灘上的、瑞雷陀塔上的、烏本橋上的皆獨一無二，舉世無雙。清晨時分天空尚被夜色籠罩，不消一刻即一片黛色，最後被血紅吞噬，千軍萬馬之勢久久不散。四個月間萬水千山走遍，名副其實上天下海，真真切切地將足印留在赤腳走過的大地上。



Gap 了一個學期，現在重回正軌。在仰光時很想念朋友，很想念廣東點心，也很想念各種便利生活的事物。回到香港後每一次搭公共交通工具，每一次吃住家飯，甚至看到街上徹夜亮著的路燈都會想起一切種種都不是必然，自己確是更幸運的一群。身邊很多人問我為甚麼停下來，延畢的事又如何處理。但未來好像沒有這個城市的人想得這麼壓迫。即使每個人終點不一，但大家都對自己的生活多少都有點要求，或早或遲總會找到稍息或追尋自我的契機。人生本來就是一場無盡的旅途。「長長的路要揮霍的走」，一個遲來的冬天也可以悠悠地過。

文圖 / 潘敏儀

